

胡世宗

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





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

胡世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058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080582

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

胡世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60毫米1/32·印张4.25·插页2·字数52,000

1986年5月第1版·1986年5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书号10137·151 定价0.74元

爱在这里燃烧（序）

李 瑛

“亲临前线，真是感慨万千。我们可爱的战士，我们英雄的人民，是多么酷爱和平生活呵！我们的士兵是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但他们强烈地热爱着人生；我们的人民是舍得一切奋勇支前的，但他们又那样渴望和平环境里的生活和劳动。和谐中的不和谐，不和谐中的和谐，使我从这样不断重复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真正认识了我早在小学读书时就会写的两个字：战争，以及战争中我们的战士和人民那种可敬的美好的心地。”这是去年十月当我在昆明见到胡世宗同志时在交谈中他对我说的话。当时他刚从前沿下来，从他兴奋发亮的瞳仁，从他晒得黑黑的抑制不住的激动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用一双眼睛注视生活，用全部身心拥抱世界的。他在惊心动魄的火线

上经受了一次人生的洗礼，他是被前线战士那些感人肺腑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他象有许多话冲撞在心头，要说给你听，要说给整个人类、说给整个时间和空间听。此刻，我仿佛感到，这位诚挚的热情的朋友，对祖国、对民族、对它的昨天、今天和未来的认识，以及对周围战友的理解，比起昨天，象是突然变得更加深刻、更加成熟了。

之后不久，我从前线回到北京，便读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大本诗稿。

这是一本燃烧着火般激情的诗稿。是一部真正植根现实、照亮现实的诗稿。曾冲撞在他心头的岩浆，现在凝固下来，如同南方边境那片无数次被炸翻的焦土。这里有褚红色的土壤，掺杂着闪光的大砂砾和山岩石片；有亚热带的丛林，有象发怒似生长的倔强的茅草；有惊雷骤雨，有沉沉迷雾；那雨雾一团团、一团团地紧裹着山峦、丘陵和峡谷的一切，使那些不知名字的阔叶树和杂草的每一片叶尖上，总是不息地旋转着、滴落着水珠。风摇着簇簇死而复苏的野花，它们是坚强而美丽的，随着风，随着雨，随着雾，散发出阵阵沁人的清香，混合着野草蒿艾的气息。就在这片土地

上，在轧满汽车轮印和铺设着条条电话线的泥泞里，却搅拌着无数生满黄锈的弹片，犀利的、扭曲的，大的、小的，谁也无法数清；而繁花野草或在阔叶树底下，也许就是雷区，有敌人过来埋的，也有我们埋的；在它们旁边，就是我们的指挥所、炮阵地或掩蔽部。这里有血，有汗，有无数英雄们的伟大生命在跳动。我们祖国的优秀儿女从各个地方集结在这里保卫祖国。这一代值得自豪的年轻人，正在炮火中迅速地成长起来。当然，也有的是在这里英勇壮烈地牺牲了，他们无愧无悔的人生震动了日月河山……

读着这本诗稿，我被这里的一篇篇诗作感动了，被诗人笔下英雄的崇高的精神和庄严的情感打动了，被诗人对战士的深沉的爱打动了。我真想再到战场去，再到战士们中间去，向扼守前沿高地的班长报到；我想去加固工事，构筑掩体，或者去为战友们灌一壶水、擦一把汗。这是一首首具有生命和力量的诗。从发自诗人心底的咏叹中，我听见一片撼人心魄的交响。从“硝烟还未散尽”的前沿交通壕，到女军医“和轻伤员比赛拔河”的后方医疗所；从耕耘着“有炮弹片的土地”的老奶奶，到

“蹣起小胖脚”比量炮车轮子的小娃子；乃至火线上的一丛兰花，一只小鸟，一顶钢盔，一星萤火，短小篇幅间似乎都充满火的活力。

而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美好的故事，一个个发生在战场上的人民和战士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理想和未来的不渝的追求的故事。这里有“为多报了一个杀敌数字而不安”，硬是请班长层层上报，“终于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字里头／抠去了一个不起眼的‘1’”的新兵；有担心儿子战场被俘，来队探望，终于了解到儿子是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牺牲后，便释却悬忧踏上归途的烈属；有“不知爬了几座山／才找到这野战医疗所”，为的是要送一只画眉鸟来代替自己给伤员唱歌的哑老人；有欢迎队伍凯旋，因挤不到人群前边，使糖块化在手心而伤心哭出眼泪的孩子……；当然使我激动的，不只是这些故事本身，而是作为故事主人所表现出一颗颗纯洁的心和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是这些作为新世界的创造者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庄严的感情甚至会使一些严峻的现实都染上传奇的色彩。如写一个战士的未婚妻万里迢

迢赶到边疆陵园，在霏霏细雨中悼念她牺牲的爱人，她坚贞的爱感动了天地，突然间云散雨止，彩虹高挂。

我更喜爱那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题为《花》的十行小诗：

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小兵
倒在血泊，倒在草丛
他艰难地掐下一枝鲜红的小花
缓缓地放在自己的前胸

就这样，他含笑闭上了眼睛

战友们把他连同小花一起埋葬
培上松软的新土，培上痛惜的哭声
第二天，他的坟头开出了一朵小花
清丽的小花呵，迎着款款晨风

人们说，他仍在顽强地生……

这是一个严肃的主题，它深刻地表现了这个十八岁的战士对生活的渴望和执着的爱，以及这个年轻战士为胜利而献身的幸福。这是一首对花朵般的战士生命的礼赞；在严酷的战场上，在苦涩的氛围里，显示出朝气蓬勃的活力与生

机，鲜明地昭示出：美丽的生命是坚强的，为国捐躯的勇士是永生的！

还不能不指出，这里的许多诗都充满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深深的历史感，这在相对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反映出作者同现实的紧密联系，作者把触角深入到八十年代普通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鲜明地表现了处在今天这一非凡历史时期新型士兵所具有的时代心理和性格特征，他们有文化，有理想，有崇高的追求，有时代赋予他们的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精神素质，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和广袤无垠的内心世界。他们深深懂得现在既然不能人人都“嚼馒头时还在嚼英语单词”或“弹弹吉他，跳跳迪斯科”，只要祖国需要，他们是心甘情愿来到这里“吃这和年岁不相称的苦”的，“有我这样的十八岁/我妈妈会对别人说/‘边界上有我的儿子守卫’”，（《十八岁》）他们就是具有这样一种高度觉悟和荣誉感的。他们守卫在堑壕里纵谈天下：“他们知道美国大选/知道波兰团结工会/知道南非发生的惨案/知道台北审理江南案/知道阿富汗日/也知道奥斯卡奖/也知道国际足球赛的比分/也知道花样滑冰的明星”，不是吗，世界之窗在他们面前

大开，他们在战壕里饶有兴味地关注着人间发生的一切，他们开放的心灵，把自己、祖国和世界紧紧地连在一道；正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对历史和人类所负的责任，因此

“知道得越多

战士越勇敢，越忠诚”

（《堑壕里的世界》）

而在“为烈士们代笔”的那一组《诗的遗书》中，通过给绝情的女友、给病中的妻子、给摇篮里的儿子、给上大学的老同学、给母亲等，作者又从不同角度、不同的生活领域，表现了在新的道德观念支配下的战士所具有的崭新气质，深深触及到当今广阔的空间世界和现实社会遥远的角落。这组诗，以真切细致的感情揭示了不同人物的心灵隐秘，因而加强了它亲切动人的力量。

真挚和深情是诗的生命和灵魂。这本诗集
中的许多诗都充满真挚和深情：

日常生活中，恣意漫步算得了什么？但在
“到处都埋伏着死亡”的战场，却只有前线的
士兵知道，“能随便走走路有多么幸福”
（《关于走路》）。

普通日子里，接到一封家信算得了什么？但在战斗间隙，排长从电话里“听说有他的信”，竟会在硝烟弥漫中，“简直连爬带滚”跑得飞快“去取那等盼已久的一颗心”（《爱神》）。

出击之前的雨夜，排长无法划燃火柴，点支烟抽，只好把香烟攥碎，狠劲地闻了一闻，便投入殊死的决战；待战斗结束，一个响晴的天，全排战士来到陵园，每人燃起一支烟插在排长坟前，使“肃穆的墓地，升起一片蓝烟”，这诗的结尾写得多好啊：

“战士的悼念，
有时候，
不亚于隆重的大典！”

（《墓地，升起蓝烟一片》）

这一切，都是没有到过战场、或到了战场而没有深刻感受的人们所难以理解和难以写出的。

从一般意义上讲，作者是熟悉战士的，特别是和平时期的战士，因为他曾经是普通士兵中的一员，他当然了解士兵的心理和气质；从作者过去所写的许多诗篇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接触战场生活，接触在硝烟炮火中

经受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的严酷考验的今天的战士，他们的思想、心灵，对作者来说，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枪林弹雨激起他强烈的爱憎，炮火烧沸了他一腔热血，所以使他更易于发现和深刻认识战士，理解战士，也使他的艺术感觉锻炼得更加敏锐、更加犀利了。战场上许多特有的景物，战士们在艰苦环境里所表现出的乐观情绪，以及那些生动活泼的战地生活情趣，在这里都有细致的表现：

“在边境的山岭，
夜里，萤火虫多得象星星。
它们亮晶晶的流动，
时而飞过哨兵的头顶。

哨兵用手把它捉住，
轻轻放在塑料袋中，
不敢捉多呀，
捉多会吸引敌人的眼睛。”

天真的战士们捉来萤火虫是请它“帮助照明”，好“摊开小本，记录敌人的动静……”
(《边境线上的萤火虫》)

“阵地上唯一的一支口琴”，“低音部全

部被炸完”——

“也好，就让我们吹奏高亢的调子，
直到最后的凯旋！”

（《高亢的琴声》）

通过一粒萤火、半支口琴，表现前沿战士天真、机警以及他们风趣、乐观的胸怀；同时，还不能不称赞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对战士心理的揣摩。作家的观察不是在冷漠的纯客观的心理过程中进行的，它需要内在心灵的发现和对生活的本质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观察生活是一种深刻、细致、艰苦、繁重的精神劳动的原因。

读着这本热烈、率真的诗稿，仿佛又把我带回到那炮火纷飞的亚热带丛林中的战场上去了。这些充满浓厚生活气息、血气旺盛、爱憎鲜明的诗篇，这些格调明快、思想凝重、满含理想和希望的诗篇，不时引起我的兴奋和惊奇。我觉得，胡世宗同志在自己创作的征途上，这本诗，比起他前此所写的一些诗作，无论在艺术表现、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等方面，都不能不说是又一次新的突破。特别是我觉得，在军事题材诗歌创作似乎较多的偏向于抒写宁静恬适的军旅生活而疏淡对严峻现实斗争

的关注的今天，充分意识到这本诗集所反映的内容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是必要的。

当前，我们伟大祖国正经历着一场现代化的历史变革。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概念，我们知道它指的绝不仅仅是一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科学技术带来的新文明，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一个民族的健康向上、昂扬奋进、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精神状态，人的高尚情操、远大理想和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之下形成的新人的精神素质。胡世宗同志所写的这样的诗，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就是十分需要的。

胡世宗同志通过这些诗，为我们描绘了南疆战场的种种现实，歌颂了一个个英雄人物，同时，也完成了诗人自己的形象塑造，应该说，他自己正是他笔下的第一形象，最大形象。他自己的思想、感情、风格、气质和他对生活的理解，乃至他整个灵魂，通过这里的一首首诗，多角度、多侧面的得到了具体深刻地刻画。

胡世宗同志具有典型的东北人的气质和革命战士的风格，他憨厚、纯朴、热情、谦逊。当他还是带红领巾的十五岁小小年纪的时候，

便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作，那时他已贪婪地读了许多古今中外诗人的作品，并接触了不少当地著名的诗人。1962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战士、班长、排长。部队这个伟大的战斗集体锻炼了他的思想，培育了他的感情；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和营养。他热爱人民军队，热爱英雄和战友；热爱他们用枪所开拓的壮丽豪迈的事业。应该说，在部队中年诗人中，他是比较出色的一个，也是具有比较扎实的生活积累和比较充足的创作准备的一个。我清晰地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我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最初读到他充满浓厚部队生活气息的诗稿时欣喜兴奋的情景。我仿佛看见在我国北疆白山黑水间，又升起一颗明亮的星星。1965年，他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我就是在那次大会之后的一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我为能结识这样一位来自部队基层的年轻的战友而感到高兴。他是一个业余作者，但他无时不在力争有更多机会去接触生活、开阔视野。他到过许多地方。他尽最大努力，不倦地充实着自己。他十分懂得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生活的积累是最坚实的积

累。197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北国兵歌》。这本书真切地表现了他身边战友们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北疆军营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之后不久，他的一首首充满浓厚生活气息，充满淳朴、憨厚感情的诗章，便引起军内外诗歌界许多朋友的注意和读者的好评。

1976年1月，苦寒的日子，周总理病逝，给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当时，我刚在长夜孤灯下含泪写完《一月的哀思》之后不久，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短简，并附来一组悼念周总理的诗篇。展卷读罢，欣慰万分，象遇到了又一个知心的挚友。于是我立即提笔，给他复信，称赞他“真正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诗”，表达了我们在漫漫长夜中相互慰藉的亲切、温暖的友情。以后几个月，他又向我索取四五清明时天安门前的诗歌，我把一本“诗抄”悄悄地寄给他。自此以后，我们不时有书信往来。我喜欢他的热情、谦逊、勤奋和诚恳。他肯于直率地表示对文艺战线上出现的种种现象的看法；他愿意坦率地表露自己不懂的知识和存在的弱点；他敏于观察、学习和分析，记得他走到哪里，身边总有个小本子跟随着他；他能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不受干扰地写作；他能

在谈话中背诵出许许多多他喜欢的古今中外的诗篇……

1981年和1983年，他又相继出版了《鸟儿们的歌》和《雕像》两本诗集，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到他在坚持自己对生活诚挚的追求和对战士的深沉的爱、以及始终保持着他所具有的纯朴艺术风格的同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新的开拓。今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当代诗人剪影》，这是一本以亲切热情的笔调，为当今我国诗坛上几十位诗人所作的“剪影”集，是以散文、特写和评论三种形式兼有的一种聪明的文体写出的。由于他日常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善于积累，并能把生活印象和思想启示结合起来，他可以从一个姿态窥见一种性格，从一片诗思体察一种情趣，所以写起来似行云流水、得心应手、迅即成篇。他熟悉了老中青三代的这么多诗人，又研究了他们风格、神韵各不相同的这么多诗作，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当然，在今天，作为人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形式之一的抒情艺术，如何进一步加深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和对新的艺术世界的追求；如何力求在诗人直接感知的基础上，通过升华，